

一直在国内忙碌,有几年没有回过美国了。去年,买了机票回去看看先生和儿子,看看美国的家。提前两个月左右找到我的旅行社朋友订票,八千元左右往返,还是个不错的价格。拿到票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从北京到洛杉矶的票面上有座位号,可从洛杉矶到我家所在的俄克拉荷马城的转机航班却没有座位号。怎么回事?提前两个月购票却不能订到座位吗?去向旅行社,他们说,“去美国的票经常是这样的,您要入境之后在机场柜台上去现场订座位呢。”

无奈的乘机体验

吴霜

过了洛杉矶,我办理完入境手续,到柜台前给服务小姐看我的机票,请她为我安排座位。她看了我一眼说,“您得等一下,我看看有没有空座。”我不禁开始担心,什么意思?如果不到空座呢?难不成要给我改时间么?小姐似乎看出我的心思,笑了一下,“总会有座位的,放心吧。”我到旁边的顾客坐席中找了个位子,开始等待。坐下一看周边,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在等,还有好几个人也和我是一个情况。过了大约十分钟,听到服务小姐咬着

生硬的发音叫着我的名字“Shuang Wu”,我敏感地一下站起来,走到她面前,她递给我登机牌,上面标明了座位号。我的心才放下来。谁知后来这种情况我又经历了好几次。儿子为我们买了从俄克拉荷马城到纽约的机票,全家人去纽约玩儿几天,中间又要转机,我们一家三口,在休斯顿转机的时候依然是要等待座位的分配,结果竟然被告知可能会被分在不同的航班到纽约。这太奇葩了,我们一起去买的机票,却可能因为机上座位无法解决而被分解到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航班吗?我们焦急地看着服务台上方的小屏幕,不止是我们,还有很多人也一直关注我们那个小小的显示屏。一会儿蹦出一个名字,表示这个人的座位解决了。说实在的,我已经非常

丑,喜欢双足搭起,望着你,鼻孔中呼呼地喘息,风箱似的。别看这小子身材小,却结实,皮厚,敢斗。连庞然大物的牛都不放在眼里,还有啥怕的?见了其他的狗,不管大小,他都兴奋得无法自抑,冲上去,缠斗撕咬,直到把一身的臭力气折腾完,气喘吁吁也难罢休。而机敏伶俐的花少,常常仗人势,冲着一些人挑衅似的汪汪,对另外一些人,则从不龇牙,好色的花少,见了其他的同类,就像花痴,毫不难为情地凑上去,一门心思想着那点好事……



有一段时间,我无忧无虑。住别墅,有吃有喝,不用上班,每天遛遛三条狗。在我以前的想象中,在世人的眼中,或许,这便是幸福。早晨睡到自然醒,听院子里鸟儿啾啾,听大地苏醒的懒腰,然后,起床,吃饭。这种自然的状态,随意,随性,没有任何的压力,也没有任何的强迫,更没有上班的高峰途中,那种争分夺秒的痛苦。再然后,去草地或远处的湿地公园,遛狗。狗已经成为我的好朋友。每天,它们听到我起床的动静,就会莫名地兴奋,躁动,渴望我带他们去外面看天空的鸟和飞机。两条大点的狗更是性急,对束缚他们的笼子抓、挠、咬、撞,恨不得立刻毁了铁笼,奔向自由。黑色的拉布拉多,名叫松露,尾巴硬得像个小铁棍,“当当当”地死命敲击,不断地跳跃。它的跳跃,能带动铁笼移动,常常会把铁笼连同他自己移到很远的位置。那只土黄色的法国斗

生命的泅渡

沈俊峰

更充实、愉悦,如果纯粹为了养这些狗,意义何在?往朋友圈发了一条遛狗的消息,配几张照片,竟有许多的羡慕、点赞和留言,慨叹幸福。是啊,奋斗多年,幸福来了,可是,心中为什么却空了呢?为什么会焦虑不安,甚至有着虚度的羞愧?两个星期后,我选择了逃离,躲进旧室,继续读书写作。后来,松露、笨笨送走了人,只剩下乖巧的花少陪伴生活。这也是一种生命的泅渡吧?

狗通人性。人与狗,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情分。松露走路,屁股一扭一扭,胯部一耸一耸,性感得可笑。这个聪明、温驯、听话的小伙子,喊他一声,就会立刻跑到主人身边,从不外恋。笨笨呢,肉墩墩的,长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进入由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和上海市青年宫举办的书法班学习,有幸聆听过沈尹默先生作的书法讲座。曾记得,演讲开始前,有位体格魁伟的中年学者虔诚地扶着沈老走上讲台,台下纷纷议论,他就是胡问遂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沈老演讲结束后,现场有多位书法家和学生作示范书写。我清楚地记得,先生用带绍兴口音的国语对围得水泄不通的观摩者说:先由某国同学书写,再由我来作解析好吗?大家鼓掌表示欢迎。桌上横放着宣纸,遵循程式文字应由右向左排列。但奇怪的是这位同学却由左向右写了“境止无学”四个大字。先生面带微笑,慢条斯理地说:“在这个场合写‘学无止境’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总体看其毛笔字是下过功夫的,但从书法角度衡量,则尚有差距。书写时腕肘未能悬空,笔力受碍,且因衣袖会拖蹭前字墨迹,所以只好反向着写,不可取,此其一;落笔重,未调锋,笔心不在笔画中行,此为二;执笔僵持,平铺而过,不谓提按,缺乏意韵,此其三……凡此种种,都是没有掌握正确方法的缘故。”接着先生亲自作了示范,一边写还一边讲解着执

诚笃书风腹笥来

潘华敏

古不传的用笔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青年学子深受其益,使传统瑰宝一灯长续。先生注重书艺笔法的教授,更关注学生品格学养的提高。告诫我们书法是小道,人学文化是大道,要诚以待人,严以律己;笔法技巧重要,更要紧的是传统文化的自身修养,不能做空头“书法家”,更不要做空头“理论家”。先生强调学习书法的目的要摆正,不是争当“书法家”,更不是获取名利的工具。艺术的意义在于非功利的精神价值追求,所以学习书法是修身养性的功课之一,是中国传统人文“礼、乐”教育的重要内涵。

吃龙虱

任溶溶

广东人吃龙虱。记得过去河南路南京路北首抛球场的广东杂货铺广恒隆,在橱窗里总摆着一个大玻璃瓶,许多龙虱在瓶中的水里游来游去。龙虱形同蟑螂,但它们是黑色的,比蟑螂肥大。我虽天天看到广恒隆那些龙虱,但对此不感兴趣。爱吃龙虱的人可能并不多,都是些老吃客。

我总算吃过一次龙虱,是我嫂嫂给我吃的。我只见嫂嫂把龙虱一点一点剥开,只剩剩一点点肉给我吃,吃下去像吃瘦肉差不多。这就是我吃龙虱的经历。



反感了,如此的服务让人提心吊胆,心里七上八下,完全没有出门旅游的新鲜和兴奋,反而觉得极其紧张和担心,这开的什么玩笑?我忽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显示在屏幕上,但是他父子俩的名字还没有。我说,如果我们三人分成不同航班到纽约,那可真算得上是一次莫名其妙的奇异旅行了。我焦急地站在柜台前,抬头眼望着屏幕,可能看出我的焦躁,柜台后面的那位戴眼镜的职员忽然对我说,“女士,如果你想保证按时离开,可以付一点钱,我可以马上为你安排座位。”什么?付一点钱?我们的机票是付过费的啊!“付多少钱?”我问。“二十美元。”她回答我。

哇!付钱可以马上安排座位,那么说明机上是

有空座的,也就是说,这个“买座位”的钱是不规矩不正当的!

三个人六十美元也不多,我差一点就掏钱付费了,儿子在一旁阻止我,“妈妈,不付费。等一下就行了。”终于,他父子的名字也出现了,我们被分在了不同的座位上,隔行隔排相互遥望。但还是要谢谢上帝,我们毕竟登上了同一架飞机。

后来我们又出行两次,都是如此。当地的人已经司空见惯,好脾气得很而且毫无怨言。

时光荏苒啊,离我初到美国已经过去了三十几年,而这三十几年正是中国飞速发展迅猛向前的三十年。我看着美国飞机上那些花白头发满脸皱纹的中年人“空奶”“空爷”们,忽然觉得想起快结束美国的旅行,回到祖国去。

秋雨霏霏,我想起一个人。好多年前的一个春日,我赴上海侨界知识分子联谊会的一个聚餐会。那时我刚入这个团体不久,满座白发人里还算是个小学辈。我们宣传委员会一组十人许,围坐一起,大家边吃边聊,兴味十足。餐会快到尾声时,走过来一位六十出头模样的先生,熟悉者都和他打招呼,问他为何这么晚才到?他笑盈盈说,临时有点事耽搁了,不过,想着老朋友,还是要赶来和大家见见面的。他人座后并不举箸,说是午饭已经吃过了。

结束后,我回程恰好与他同方向,我们边走边聊,他仔细地问了我的工作,又问家住哪儿,到这儿来乘什么车子。到了华山路的艺术书店门口,我说,我要上去逛一逛。听我这么说,他说那我也进去看看。

艺术书店在楼上,我看他腿脚不便,爬楼有点累,扶了扶他。进了堂店,我尽管闷头浏览画册,他静立一旁,也抽出一些书翻看。

分手时,我问他腿脚不便,是否腰椎引起的,他想了想,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

我原来走路是很快的,上个月感觉腿疼不见好,到医院里一查,病根竟在肺里,片子出来,已是肺癌晚期,现在已转移到骨头里,所以引起了脚痛,医生对我说了实话,说我大约还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我也不想化疗了,现在就想吃点中药,即使几个月的时间,我也趁脚还能走路,附近各处多走走,公园里看看花草,书店里兜兜,再会会老朋友,要充分享受这最后的时段。刚才聚会时我不提自己的情况,就是不想让大家为我扫兴,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听到这种话,总归心里不适宜的,所以我也要替我保密啊,再说医生的话也只是个参考,说不定中医治疗后,我还能多活些日子呢,对吧?

说罢,他笑呵呵地望着我。

我一下子失语!面对死神威胁,如此从容旷达的人,我还能劝慰些什么呢,最后分手时,我握住他的手,只说了一句:我很感谢今天有幸认识您!

这么些年过去了,我已淡忘了他的姓名,但他亲切微笑的面容,刻在脑子里却从来没有模糊过。

生老病死,虽说是世间寻常事,但世人贪恋红尘,畏惧死亡,也是人生常态。我们睁开眼睛来到这个世界上,已接受了活着的生命给予的一切,习惯了周围包裹着的阳光、空气和色彩,还有人世间的情爱,当有一天被突然宣告,这一切都将与你无缘,你有血有肉的躯体,即将化为烟尘而与世永诀!此时的害怕,惶惶然,大多数人怕也都是难免的。

因而我们对那些能参透生死,活着时尽量珍惜时间,尽可能完善生命质量,当大限将至时依然风轻云淡,临阵不乱的智者,总是心怀敬仰。

在我熟悉的人中,这样的智者有不少,有的知晓大病在身,时日无多,依然笑颜常开认真从容过好每一天,即使如期远行,留下的也是一个强者的背影。也有因为心底的坦然豁达,无所畏惧,最后生命的元气竟然击退了死神的攻击,颠覆了医学上的论断。

对这位一面之缘的先生,最后的生死,我一直没有刻意打听,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似乎听到他在说:朋友,你想起了我,我便活着。

想起一个人

徐慧芬



秋之盛宴 (中国画) 赵澄襄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

张贵勇

讲完故事,哲哲不想睡觉,要自己随便看看书。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法国童话作家旁帝的《卖爸爸妈妈的商店》。在书中,旁帝罗列了各种父母的爱好与特点。我见他看得很入迷,就问他:“宝贝,你想换父母吗?”“不想。”“为什么啊?”“因为他们长得吓人了。”“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长得很帅呢?”“那——”他沉思了一会儿,说,“那我也不换,我觉得现在挺好的,你们也挺好的。”“你看,这对父母很有钱的,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我翻开一页给哲哲看。

“有钱怎么了?有钱能买到一切吗?再说了,我觉得越有钱的父母越没时间陪孩子。”我不知道后句话哲哲是从哪得出来的结论,但他的活好像挺有道理。

十日谈

正大气象

责任编辑:徐婉青

想起一副对联,请看明日本栏。

